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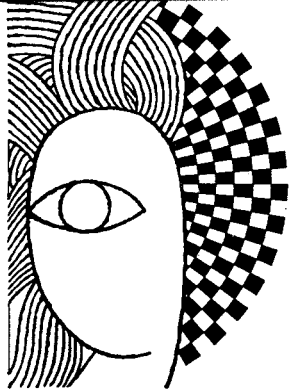
符号学与文学

FUHAOXUE YU WENXUE



X与文学丛书

X与文学丛书



X 与文学丛书

符号学与文学

〔美〕罗伯特·司格勒斯著 谭大立/龚见明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年·沈阳

Robert Scholes

SEMIOTICS AND INTERPRETATION

根据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年版译出

符号学与文学

Fuhaoxue Yu Wenxue

〔美〕罗伯特·司格勒斯 著

谭大立 龚见明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 135,000 开本: 787×960 $\frac{1}{2}$ 印张: 8 $\frac{1}{8}$ 插页: 3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25

责任编辑: 张英 责任校对: 张英

封面设计: 耿志远

ISBN 7-5313-0148-2/I·136 定价: 2.30元

出版说明

作为一种方法、一门学科、一个美学体系、一种哲学思潮，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现象学、符号学、阐释学等等，近年来，在我国，已经译介得不少。但是，从文学界想，它们与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或者说，它们关于文学，有哪些观点和见解？它们进入文学，有些什么建树和发现？年来这些西方知识学问的引入，对于我国文学界有两“隔”：一是其与文学隔；二是其与我国文学理论、实践隔。有感于此，我们特组织了一套名为《X与文学》的小丛书，收《语言学与文学》《现象学与文学》《阐释学与文学》《符号学与文学》《结构主义与文学》《存在主义与文学》六本专著，希望在消弭这一“隔”方面做些工作。但因译者均是年轻学人，疏漏之处恐在所难免。不过，既应学界之需，却也合“有胜于无”之精神吧。

编者

序 言

本书是我早先的研究著作《文学的结构主义》（耶鲁1974年版）的姊妹篇。但在许多方面，它与前作不同。结构主义的研究基本上是理论性的，它的个别章节，主要是集中讨论某些大陆作家为建立一个理性的结构主义所做出的贡献。而这本书则另有侧重，它是论证性的，其中绝大多数章节涉及特殊的本文，以及这些本文被阅读或解释的方式。

这里所涉及的本文包括诗歌、故事、电影、独幕戏、汽车保险杠上的招贴和一部分人体解剖。在某种程度上，我贯穿本书始终的方法，是印象式的和个人化的。因为在个人本文的解释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解释并没有超出它们的范围，该范围由一套统一的方法联结成一体，这套方法就是符号学，它特别得益于文学研究的符号学传统中的一批作家。在结束序言之

前，我将提及这些作家，并对其他形式的惠助表示感谢。但是首先，说明有关符号学的情况是必要的。

符号学通常被定义为符号的研究（其词源来自意为符号“sign”的希腊语词根）。实际上，符号学已经成为关于代码——包含意义的符号体系的研究。这个体系能使人领会某些事件或存在物。这体系虽然要屈从于生物学和物理学本性的制约，但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或一方面。

（人说话要受到发声和听音能力、以及大气中声音的性能的限制，但每种人类语言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来说，都是独特的。）

作为在文科教育中崭露头角的一个领域或学科，符号学处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之间的非自在的地域，人文学者认为它过于确定，而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它过于含糊。它的奠基人——费迪南·德·索绪尔在语言学界和查尔斯·S·皮尔士在哲学界——都是卓越的改革者，两人在性格上都有突出的怪癖。索绪尔晚年开始在本文中寻找隐秘的信息——“颠倒字母位置而形成的词句”——这是旁人难以觉察的。皮尔士则热衷于鸦片和术语，制造出超越绝大多数人理解力的思想体系。然而这两个人确实具有丰富的头脑，由皮尔士所发展起来的“符号学”，与索绪尔所设计的“符号学”，共同导致了一门学科的形成，

这门学科尽管受到他们怪癖的制约，但似乎更得到他们创造天才的恩赐。

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有一块与文学接壤，而这正是我试图探索的地方。一切人类的言辞，都是被表述和理解这样言辞的人所共有的体系和代码所实现和限制的。如果英语是一个这样的体系，那末它不会是唯一的体系。在英国，法律演说和医学诊断具有自己的规则，它们不仅包含信息的解释，而且包含谁有权发表论断，谁就可以依据这些论断行事的制度。医生必须为处方编码，而药剂师则为处了解码，这些规则都是医学论断的组成部分。传送各种信息的媒介或物质系统，还影响了那些在各种信息中能被传输的东西——这些能被传输的东西虽然并非象马歇尔·麦克鲁亨（Marshall McLuhan）所宣称的那么多，但它们的确在非常现实的和主要的方式中得到了传输。文学本文通过一般代码的中介，以及语言自身，被创造和解释。而有一些别的代码，则较少影响预先思考的语词形式。一个非常“简单”的、漫不经心的措词，实际上是由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交际冲动所支配的。假如日常生活有它的“精神病理学”，即象弗洛伊德非常雄辩地主张的那样，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支配无意识言词的代码时，我们才能觉察它，并解释这无意识的表述。

作为对代码和媒介的研究，符号学必然对观念、社会经济结构、心理分析、诗学和演说理论感兴趣。从历史上看，它的发展受到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即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路易·阿尔杜塞的**新马克思主义**、米歇尔·弗考特的“**考古学**”、雅各·拉康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和雅各·德里达的**文字学**（*grammatology*）的强有力的影响。讨论这些重要的人物，可另写一本有趣的书。确实已经出现了一本杰出的书：《**结构主义及其后**》。在这本书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得到了深刻的分析。但我在这里的目的稍有不同。我希望展示一下一个从事实实践的符号学家走进文学阐释的传统领地时所发生的事情。

除了这项工作不能做得很好这一起码的风险外，还有一些由这个计划所引起的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符号学家对集合性的结构——风格、叙述语言、代码等的兴趣——可能会导致文学本文独特性的丧失。另一个风险是，由于步入象“**阅读**”这样的领地，批评家将会被解释的重压所压倒，或被个人反应带入迷途，以致任何连贯的符号学方法都将在解释的纠纷中丧失。我已经尝试过防止这些危险，但我不能肯定我一定会成功。我不敢奢望用符号学的名义网罗所有的文学形式，或说明所有能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的事

情。

比起其他诱惑来，符号学家更易屈从的强烈诱惑，就是术语的诱惑。其他两个诱惑，是逻辑或代数符号的使用，和精巧图形的部署。我已把这些附属的内容减少到最低点——在某些场合减少至零。我这样做，不仅是遵从有见地的读者，而且因为是我自己对这些事情缺乏耐性。我知道眼睛在注视书页上一棵大树的图形时，如何会变得茫然起来。我认为，人们将不会在符号学精心分析的分类法中，发现它对文学研究的巨大用处；符号学对文学研究的巨大用处，更多的将是出自符号学中那些被独创性地运用的几个为数不多的最基本和最有力的概念。

索绪尔和皮尔士最基本的术语（如索绪尔的意义和价值，皮尔士的图象、标志和符号），已经被证明是最有用的。在文学符号学中，雅各布森关于基本交际行为的六个部分的图式，被证明是极富成果的——并非因为这六个特征在人类交际活动中能够辨认，而是因为这六个特征是我们通过分析能掌握的，因为它们十分明显地不同，因为在雅各布森手上，它们直接被用来对一些主要的表述方式进行基本的和有趣的区别。我将不断提及雅各布森的图式，他的某些章节，甚至可以被称为在罗曼·雅各布森主题上的各种演变。当代的文学符号学，是在雅各布森著作基础上建

立的。附录于本书的选择书目，将给予充分的引证。但我想在这里提一提国际文学符号学界一些其他成员。在进行以下实际证明时，我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巴黎的罗兰·巴尔特、热拉德·热奈特、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茨维坦·托多洛夫，意大利的安姆伯尔托·艾科，苏联的尤里·洛特曼和鲍里斯·乌斯宾斯基，美国的西摩·查特曼和迈克尔·里法代尔。

显然，对于阅读本书的人来说，我涉及文学本文的阐释，不仅是作为一个完满的目的来追求，而且是作为自由教育的一个方面。阐释——广义上的“阅读”——是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而文学本文的阅读，对于发展研究者的阐释技巧，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也许是唯一最好的方法。我想，以下章节中的论证和讨论会提高符号学研究在传授阐释技能的教学中的作用。本书主要是为关心这些课题的人写的：为研究、教授语言和文学的男人和女人，另外还为所有关心如何学习、研究语言和文学问题的人写的。

下面的八章，并非经过十分严格的安排，并非一定要在它们出现的顺序中阅读，但它们确实贯穿了一定的方式。开头的两章主要是理论性的。第一章，我试图确定符号学同一般批评，特别是同文学教学的关系。第二章，我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给文学下定义，突出某些以后将详细考

察的文学本文的特征。第三章以W·S·默温(W·S·Merwin)、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加里·斯耐德(Gary Snyder)的作品为例,论述了对短诗的阐释。第四章以几部美国电影为简洁例证,从几个方面论述叙述理论。第五章把讽刺看作为文学本文中一种愉快的源泉,其注意的焦点放在讽刺编码依赖风格和观念的方式。在第六章中,我举例说明托多洛夫、热奈特和巴尔特的特殊方法如何能统一起来,对詹姆斯·乔伊斯的一篇短篇小说作相当完满的分析。在第七章,我更为自由地把符号学方法运用于分析海明威的一篇小说,而在第八章,我离开纯粹的文学研究,考察文学和语言自身形成和控制人体那样“自然的”事物的方式。第八章还举例说明了符号学和作为批评方法的女权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它们对揭示形成感知和行为的隐秘代码的共同兴趣为基础的。作为一个整体,这些研究尽管不能穷尽,但意在说明一个专门的符号学方法运用于本文解释实践的可能性。(第一、二、四和六章以前曾分别发表于《密西根季刊》、《批评研究》、《电影研究评论季刊》和《詹姆斯·乔伊斯季刊》)

我从很多人那里获得了教益,并愿意在这里向他们鸣谢。我曾提到过一些,并将在书目提要中对书面的来源予以更多的说明。我在献辞中感

谢我的老师们。这里我想提一提那些朋友和同事们。他们的谈话，激励、丰富、鼓舞或纠正了我对本书中所呈现的材料的思考。在各种教授法的和综合的探索中，我的合作者南希·R·考姆莱分担了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她发展了第三章中对威廉斯的“楠塔基特”一诗和第七章中海明威小说的解释。她关于海明威小说（第十二卷，第三册，第244页—253页）的论文也很有帮助。尤其是我的同事，在布朗大学任符号学研究课程的迈克尔·西尔维尔曼和玛丽·安·道恩，通过与他们的争论，我集中思考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卡罗尔·霍莉-汉德尔曼、凯茜·D·芬内、卡加·西尔维尔曼、盖伊阿特立·C·斯皮瓦克、理查·培阿尔斯、迈克尔·马塞、格里格雷·吉尔伯特、苏珊·古巴尔和乔·安·S·普特曼-司格勒斯等人提供了一系列有益的思考，以及各种形式的批评和鼓励。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位不知名的读者对整个手稿作了令人满意的、精确的和严格的校勘，这使我作了一些重要的修订。前面的几章和研究受到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在这里，我向所有这些人致谢。

罗伯特·司格勒斯

1981年6月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人文学科、批评和符号学·····	1
第二章	建立文学的符号学·····	24
第三章	诗歌本文的符号学·····	54
第四章	电影和小说中的叙述与叙述性·····	89
第五章	对戏剧讽刺和小说讽刺的符号学探 讨·····	115
第六章	用符号学分析乔伊斯的《伊芙琳》···	138
	附詹姆斯·乔伊斯短篇小说《伊芙琳》·····	166
第七章	父性代码的解译——作为作品和本 文的《一个短而又短的故事》·····	174
	附海明威短篇小说《一个短而又短的故 事》·····	205
第八章	母性代码的解译——作为本文的女 性实体·····	208
	符号学术语汇集·····	235

第一章

人文学科、批评和符号学

人文学科可以被定义为主要致力于本文研究的那些学科。物理学集中于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科学专注于有意识生物的行为，人文学科则与它们对交际对象或本文的共同兴趣相联系。人是生产本文的动物，称为人文学科的那些学科，主要从事于对本文的分析、解释、评价和创造。当然，哪里有本文，哪里就有支配本文创造和解释的规则。这些成套的规则或习惯，连同它们物质的或文化的约束——在各方面被描述为语言、媒介、代码、风格、讲话和文体——也可以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在人文学科中受到青睐，支配本文创造和解释的代码研究，尽管还尚未被称为非人文的，却常常被称为“非人文学科的”而遭到贬抑。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随着我们关于支配本文编码和译码过程知识的增长，这种态度已越来越

越行不通了。

然而，必须承认，我们在物理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熟悉的界定，不全是我们判别称之为“部类”的那些政治性虚构作品的界限。区分这些重要研究领域的主要方法存在着一些差别，这些差别，植根于所研究材料的性质，并受制于各个领域人们的性情和能力。被最优秀的艺术本文研究者显示的解释技巧，包括了静默和直觉的过程，这过程已证明对系统性有强烈的抵抗力，因而很难以任何直接和正规的方式传送。但是它们处于人文学科研究的中心，因为艺术的本文（根据文化的定义）因其自身的缘故，是人类文化所创造的最有价值的本文，因而也是召唤或需要最多研究和解释的本文。

把许多困难和有趣的问题（例如艺术、宗教和法律本文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它们的解释）放到一边，我希望在这里集中考察文学解释的状况。这就是说，把文学本文，作为人文学者所研究的一切本文的代表。我想考察一下——目前提供给我们进行文学本文研究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告诫和例证。贯穿我的探索始终，我将尝试着在头脑中保持四个可能的社会角色，这些社会角色，目前可以运用于同文学本文的联系中：作者、批评家、教师和学生。显然，同一个人可以在与文学本文的联系中，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全

部角色——但不能在与同一个本文联系的同时扮演。

这四种角色或功能，被置于一个有规律的模式或组合体中，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总是呈现于同任何特定本文相联系的相同的秩序中：作者、批评家、教师、学生。作者产生一个基本的本文。批评家产生一个评价或解释这个基本本文的附属本文。教师也产生一些附属的本文，它们有些是短暂的，因为它们是在教室里口头传达的，而有一些本文——以讲义、书面作业和考试的方式——取得了一种更为持久的形式。最后，学生也产生本文，或者以口头讨论的方式，或者作为为完成作业和考题而准备的书面材料。

我描述的组合锁链，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对人文学科的教育来说是基本过程的中心地带。作为专门的教育者，我们都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在这里，我们的生计依赖于我们自己在这个特定组合体中的职能。常常是我们已经扮演——而且可以再扮演——同任何特定本文相联系的四个角色的任何一个。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两个在外端的角色不可能象两个中间的角色那样容易。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是基本本文的作者，也不能是在教授法指导下的、向基本本文作出反应的学生。但是，我们都是教师，而且在某些场合，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扮演批评家，不管

我们是出版批评著作，还仅仅是向朋友和同事细述看法。确实，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和同一个本文的关系，常常既是批评家又是教师。但各种职能却是不同的。

在一定的意义上，批评家和教师期望排除他们在某方面的作用。批评家在对一特定本文作了一番谈话后，希望以后的各种解释，将和这“谈话”相统一，把它融合到一个解释的传统中。这样，批评家就期望不断地从一个本文过渡到另一个本文。批评家对本文行使所有权的企图，充其量只能作出错误的引导，而从最坏处看，则是让人耻笑和令人讨厌的。同样，教师也期望不断地从一个学生转移到另一个学生。理想化地说，当学生消化了某一个别老师的解释或评价的手法，并且他们（或她们）自己能运用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常常不能获得这一结果，但我们必须以此作为一个目标来坚持。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证明完成，在这种程度上，学生成为广泛多样的本文的一个批评读者，并最终排除教师和批评家。

考虑一下今天批评理论的状况，我希望把这个简单的教育过程记在心里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假如我们从与教育实践具有直接关联的本文解释那里已经学到了什么的话，我们学到的是什么？第二：关于文学本文的解释，当前哪些话题